



临证用经方 理法不可乱

经方应用佼佼者,当数许叔微《伤寒九十论》和曹颖甫的《经方实验录》。笔者临床每喜用经方,自感收益有加。现不揣浅陋,略述经方运用所得。

1 知常达变,而达变在于识理明法

临证用经方,只要抓住了主证和病机,按《伤寒论》原意照常规去用,一般多有效果,至少不会铸成大错。譬如:运用小柴胡汤只要抓住正邪分争、邪在半表半里的病机和“往来寒热、休作有时,嘿嘿不欲饮食”“胸胁苦满”等症,投之辄效。但要掌握“但见一症便是,不必悉具”就难了。这就要识理明法。识理就是要抓住少阳枢机不利的病机。明法就是要明和解之法。非少阳枢机不利就不宜用和解之法,也就不宜用小柴胡汤。这样是否限制了小柴胡汤的运用?不然。其一,《伤寒论》99条示三阳合病,治从少阳,并无寒热往来等症,却用小柴胡汤,论中还谈到“呕而发热者,小柴胡汤主之”,这就扩大了应用。其二,少阳是指足少阳胆和手少阳三焦,人体上下升降以三焦气化为基础,气机不化,枢机不利,升降失司,故可用小柴胡汤加分消之品以治之,我们常用此法治疗尿毒症,就是扩大应用的实例,理法原则未变,效果也很理想。

2 知词达句,而达句在于索理穷法

用好经方,应当认真研读《伤寒论》。但因论中文字古奥难懂又不易把握,给临证使用带来一定困难。该论属秦汉文学笔法,有倒叙法、有错名法、错位法等,有的述之于前则不复述于后,省略之文甚多,加之历代注家之争,留下疑问甚多,因此,要用好经方必须知词达句、索理穷法,才能真正理解立方用意和运用标准。如154条仅言一证一脉,“心下痞,按之濡”,言其证,点明系邪热内陷,气机痞塞所致。“其脉关上浮”,言火痞鉴别诊断,于是才有大黄黄连泻心汤之治,否则,何以不用其他泻心之方。而火痞、水痞、水火交痞,皆因其病机不同而治法有别。

3 知偏达全,而达全在于全论理法一贯

用经方时常出现以偏概全的弊端,因此就要求对经方理解透彻,从全论理法去研究运用。如28条桂枝

去桂加茯苓白术汤,究竟是去桂还是去芍,历来争论颇大。其实,只要从全论去理解就很明了。如从原条语气转换看,显系误服桂枝汤而桂枝汤证仍在,并且增加“心下满微痛、小便不利”。“微痛”,既非痞又非结胸,更增小便不利,显系表寒不解,内动其水。怎么用方呢?去芍还是去桂就摆在我们面前了。全论的规律是:胸阳不运,火劫亡阳而去芍;转输脾气、营血不足而加芍;174条大便硬,小便利而去宣通阳气的桂枝;外寒引动水寒,欲作奔豚而加桂枝。这就说明:水寒之气内动必用桂枝;如五苓散、苓桂术甘汤、苓桂甘枣汤等,舍桂枝则无效;阳虚不运或亡阳之时必去酸寒之芍药。停水水动之患,又必有阳虚不运的病理基础,所以必须去芍。结合方后注“小便利,则愈”,显然是要用桂而不是去桂。由此可见,不从全论理法角度去研读方义,仅以方释方,就很难用好经方。

4 知古达今,而达今在于立新法创新方

临证用经方,也要通古今之变,才能创新法立新方。如357条的麻黄升麻汤证,该条运用错名文法,“下部脉”即尺部与上文的“寸脉”错名,从而增加文章气势。所论是厥阴误下,阴阳虚实寒热错杂之机,而见唾脓血泄痢之证,从而立麻黄升麻汤之治。可惜的是,历代诸贤很少有人用到本方。其实,本方合补泻寒热诸法,各得其用,可谓升降得体,清透合宜,补泻适当,妙在透阳郁之邪而不伤中,温下焦之寒而不碍上热,实为佳方。笔者在《伤寒心悟》中曾介绍用此方治面红、阳痿案1例。孙思邈千金葳蕤汤、王惟德的阳和汤以及升麻葛根汤、补中益气汤等,皆受此方组方启迪而成新法新方。

总之,运用经方要深层次研究和运用恰当,就应当知常达变、知词达句、知偏达全、知古达今,理解每一方证的理、法、方、药。只有这样,才能真正用好经方,更好提高临床疗效。

中国中医研究院(北京100700) 程昭寰 赵金娟

连翘在妇科临床中的应用

班秀文教授积50余年临床经验,认为连翘芬芳轻